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我家门前

◎王选



王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最后一个村庄》。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敦煌文艺奖等。

一起，淌过门前。过往的人，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泥水，裤腿上，甩起的泥点，糊了一层。布鞋底子上，粘着一层又一层的泥巴，厚厚的。

这种时候，村里人很少出村。下地，是泥；去赶集，也是一路泥。我家门前，是寂静的。只有雨水兀自淌。洋槐树长高了半截，树叶上挂着雨点，吧嗒，落下一滴，吧嗒，又落下一滴。

天晴了，云散开，出彩虹。阳光把路面晒干，晒得发烫。不用多久，路上便是一层虚土。人拖拉着鞋走过，便是一路尘土飞扬。

洋槐树，这时候泛着苍翠的光芒，似乎再一使劲，它就要飞起来了。

有一年，村里来了工程队，拉来成堆的水泥和沙子。听说，要硬化巷道了。在这之前，从山下通往村里的路，已经硬化了，五米宽，修了护坡，挖了水渠。下雨天，终于可以不用踩泥踏水，去赶班车、赶集了。

很快，路面硬化到了我家门前。我们把硬化路面叫打路。刚打过的水泥路，不能踩踏。撒一层麦秆，或铺一层塑料布，用砖头压住。人们欠着身子，从墙根下颤巍巍走过去，生怕一脚落下去，跌进水泥里。鸡啊鸭啊，是不怕的，趁人不注意，已经开始大摇大摆走了过来，还不时用嘴啄一下粘在水泥上的蝇子。水泥路上，留下了几串竹叶，又落下几串枫叶。

路干了，可以行走了。风再吹，雨再下，路上拓着的竹叶和枫叶，似乎永远长在了上面。

通村的水泥路，和村里硬化过的巷道接上了头。

又是下雨天。厚厚的云，铅灰色，从南边移来，罩在我家门前的洋槐上。洋槐长大了，也长粗了。只是雨落在洋槐上，还是旧年的样子。吧嗒，落下一滴，吧嗒，又落下一滴。

人们再不用担心下雨天了。该进城进城，该赶集赶集。雨水顺着水泥路面流走了，踩上去，不会甩起泥点子，不会粘两脚泥，也不会脚下一打滑，跌倒在路上滚一

身泥。

后来，路面变得干净，人们依然秉承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好习惯。扫了院落，还会把门口也打扫一遍，有时洒点水，清清爽爽。

经过我家门前的，最先是三轮车，后来是摩托车，现在变成了小轿车。人们蹲在我家门前的土台上，扳着指头算，从东头到西头，从上庄到下庄。海明家一辆大众，永恒家一辆面蛋蛋，大瓜家一辆五菱宏光，翠球家好像也有一辆，石头家还有一辆出租车……一圈算下来，八九十户人家的村里，竟然有二三十辆车，不少了。这车大多都在城里，周末有时会回来一趟。上山，进村，都是平坦的水泥路，一路顺风，大多能开到家门口。

车经过我家门前，开车的人会停一下，把头从玻璃窗伸出来，跟蹲在土台上的老人们打招呼。这是祖辈留下的礼仪，所有人都遵守。

回来了？
回来了！
您身体好着没？
好着哩，屋里喝水去。
不去了，热得很。

那赶紧回吧，你妈给你包的扁食都煮烂了。

一句玩笑，众人哗啦而笑。
车开走了，人们顺着话题，七七八八又扯一阵子。阳光在洋槐树荫里飘荡，有一些细碎的，飘到人们脸上。那深刻的皱纹，落满黄土的皱纹，能种出五谷杂粮的皱纹，此刻，泛起了光泽。

再后来，两三年前的事。村里要安装路灯。太阳能板，半个炕桌大小，顶在杆子上头，路灯弯着脑袋，到了晚上，天抹黑，齐刷刷便把眼睛睁开。我家门口也有一盏。洁白的灯光，一半落在路上，一半落进院子，亮晃晃的，像池塘里的水。

几百年了，村子里都用月光照明，在昏黄的光线里，过河一般，深一脚、浅一脚，歪歪斜斜，走过一辈又一辈。没有月光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人们只能凭感觉，一步步走向更深的夜里。到我小时候，条件好些了，用起了充电式的手电筒。四四方方的身子，红塑

料壳，小碗口般的灯头，屁股后面挂着电池。关键是可以充电，充电就省事多了，把拳头大的充电器插进插座，一晚上，就充满了。提着手电走夜路，是骄傲的。浓烈的光，那么亮堂。

现在更好了，不需要手电筒了，白天电池板吸足太阳能，晚上自动亮起来。黎明时分，又自动灭了。清洁、环保、智能。父辈们一定没想到有一天，曾经稀罕的灯光，会在村里家常便饭般亮起来。

我曾在某个夜晚，踏着山鸟的鸣叫，在村庄的对面，看到几十盏路灯把村庄罩着，毛茸茸的，像一块白毛毯。那光亮，让村庄变得温暖、变得慈祥。她不再是大山的一部分，她就是她自己，一个养活八九十户人家的村庄，她有名有姓，有出处，也有前程。

我甚至借着光亮，远远地，看到我家的门前。那条水泥路，那墙角的竹子，那路口的洋槐，带着风、带着阴凉、带着光阴的私语。

有了路灯，没过多久，又有了网络。高高的杆子栽在我家门前，上面架着通信电线。于是，父亲的手机接上了移动无线网络。一根线，一个路由器，父亲的世界从此不同了。父母有了微信，拍点照片，发个朋友圈，百度搜个秦腔，做个家庭相册……用得比我们还顺溜。打电话，也换成了视频通话。

一段路、一盏灯、一根网线，变化看似细小，却悄悄改变着村庄的内涵和走向。

我家门前那段土坯墙，也要换成砖头的了。村里提供砖头、水泥，还免费给砌起来。我回家的时候，砖头来了，码在门口，水泥也来了，砌墙的地基也挖开了。下次回村，那多年的土墙，便再也见不到了。

只有门口的那棵洋槐，长成了一棵大树该有的样子。挺拔、葱茏、安详，树荫依旧笼罩着土台上的人们。其实，它比我更知道这个村子发生了什么。

下次回家，我要带上露珠和月光，向它详细请教。

(肖像作者 陈亮)

宝鸡秦腔博物馆走笔(组诗)

■王东玉

秦人秦腔

秦人生就禀赋强，引吭一歌尽激昂。
台下戏迷方沉醉，台上锣鼓正铿锵。

溯源声腔看秦腔

国粹从来宜弘扬，万代千秋念滥觞。
欲寻戏根觅鼻祖，进馆一探知端详。

观秦腔剧本陈列

悲欢离合寓意深，总关豪情与芳心。
此物莫作寻常看，曾在高台教化人。

老剧照

两鬓犹留铅华湿，一生只为戏情痴。
毕竟眼前旧剧照，还原当年惊艳时。

览戏服

华袈蓝衫同腴列，官民贫富衣饰别。
泪痕汗渍今犹在，卸妆人去杳岁月。

戏剧人物像

惟妙惟肖假乱真，或颦或笑俱传神。
艺术不为时空限，一成典型逾古今。

秦腔道具

强弩硬弓利剑戟，寒光闪烁战马嘶。
戏台尤比沙场大，可容百万鏖兵急。

戏曲进校园

艺术赓续有渊源，一脉相承薪火传。
名家老去休相虑，代不乏人看少年。

感怀

鸡峰山高渭水流，吼起秦腔乐悠悠。
政府为民造福祉，留住乡愁一馆收。

春风五丈原

■梁亚军

桃花开得古朴，热烈
赶了五公里的路
在诸葛亮庙，看五丈原
五丈原就是一位圣贤
春风里有古柏，古槐参天
我把它看成是一群老臣
有汉风唐韵，更有碑石之心
温柔敦厚的亭台
忠肝义胆的献殿
在历史的浩繁之书之中，
不朽的文字打开你的一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巍巍五丈原“陂陀而开，高爽广平”
而时间仿佛一段下插的斜面
春风吹，角声远
公元234年，诸葛亮六出祁山
他的眉，一千八百年任是春风吹不展
春风吹，它肯定从河的南岸
吹到了渭河的北岸
在五丈原，春风就像是圣贤的眼眸
一回首又把原下的秦地抚摸了一遍
再看，河的北岸
古老而年轻的周原就是一幅画卷

与之对应是秦岭，在五丈原
看秦岭，就像是凝固的波涛与青铜
白云找到了歇脚的地方
在秦岭脚下的小村庄
将星陨落的地方，我找到的则是故乡
故乡：麦苗青青，油菜花黄
闹昏昏的春天，今日桃花
明日梨花，后天杏花
都做了春风的新娘

在下原的路上，我的身心
经历了一次短暂的沉降
我有意把秦岭比作一根伟大的脊梁
把五丈原说成是一块隆起的胸膛
和我这个汉子，共用了同一种血浆
像春风，一直被寄放在世上
却越来越像
一颗古老而结实的心脏

秦岭龙脊

◎杨广虎

中华祖脉秦岭，横亘于神州大地，其巍峨雄伟之势，一年四季变幻莫测，伴我一路成长。

我从小生长在宝鸡一个叫贾村塬，也称蟠龙塬的地方。每天上学，向南而望，都可以从塬上看到秦岭，看到太白山诸峰。工作之后，常年在秦岭终南山奔走，可以说见证了秦岭的壮丽美景。

秦岭，高大且神秘，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历史；秦岭，温婉且多情，万物有灵，都在叙述着故事。秦岭总以一位哲人的思考，迎着朝阳升起、夕阳落下，冷峻地打量着世界，吟唱着诗词歌赋，留给我一个偌大的剪影。

我喜欢奔走于秦岭的沟沟坎坎，宛如孩童在父亲宽厚的背上尽情嬉闹，父亲不言不语耐心忍受，一直向前。秦岭的山脊，很大程度上讲，就是南北“分水岭”——长江、黄河的“分水岭”！

秦岭，北陡南缓，峰峦叠嶂；他的山脊，从北麓看，如同一把巨大的梳子，从山顶而下，直到山谷，就有“秦岭72峪”之说；更像华夏之“树根”，每条根须都植根大地，源源不断，提供营养，滋养秦岭。山谷和山

脊之间，是不规则的河流溪水、瀑布清潭，千百年来，生生不息、草木芬芳、世间繁华。

多年前，有朋友告诉我，在一个夏季，他用一个多月时间，从华山出发，由东往西，大体沿着秦岭山脊，历经终南山、太白山到了冻山，虽然沿途道路艰险，但却观赏到了秦岭山脊的奇特之景，万亩杜鹃、万亩草甸、怪石嶙峋、奇松云海都是景色之中的“景色”，每一天每一刻，甚至每一秒都会发生着惊心动魄的“景观”，让人陶醉、让人留恋、让人不敢闭眼。我非常羡慕他的体力、他的勇敢、他的自信、他的抉择。三十年来，我也走过秦岭一些山脊。可能，地图上的山脊是一条起伏不定的线条，实际上，山脊宽窄不一、高低不平。有时候，为了从山脊行走，要下山谷、攀树枝、溯溪、速降、攀岩、露营，迂回曲折，来回穿越，手脚并用，闪展腾挪，才能到达目的地。虽然，夏季气候暖和，凉风习习，行路方便些，但是单一的绿色，很难看到秦岭山脊的线条。

想体验秦岭的山脊之美，还是在冬季，一场大雪之后，他那健

壮的纹理直露眼前，让人不由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和造化。秦岭山脊就是“秦岭风骨”，棱角分明、山脉清晰，疏朗清淡、线条优美！如同陕西兵马俑脸上特有的棱角，爱憎分明、忠勇侠义，披坚执锐、军容严整，气势雄浑、势不可挡。放眼望去，视野开阔，秦岭南北不同风光跃然眼前，古寺钟声、古庙风铃声，声声清脆，生动传神。而那山脊线，就是浓墨、就是风骨、就是我们行走的力量。

秦岭，凭着自然天险，护佑着千年帝都；一肩挑着关中平原，一肩挑起长江，历经历史风云，孕育着中华民族和人类和谐发展。秦岭，更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和民族脊梁。秦岭的山脊，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是云海，也南北不同，当北方的冷空气在此遇到南方的湿热空气，便会形成北方云雾弥漫、南方晴空万里的不同景色。如果你上不了秦岭山脊，开车经过终南山隧道，也能感受到这一变化。

高山仰止。秦岭是“中国芯”，是动植物基因宝库。我曾经走在终南山山脊上，看到过南北两侧松树的不同，北侧枝干如同虬龙，南侧松枝苍翠欲滴；我也曾坐在朱雀冰晶顶上看着夕阳下对面山脊之上羚牛健壮的剪影，也曾站在太白山拔仙台看云海翻滚听松涛阵阵……山脊可横走，也可纵走，经纬相交，奇景不断。

游客们大都会从长安秦岭洋峪口进山，在光头山脊停留，看南北景色，特别是冬季，不顾危险，开车来此，就为看冬天第一场雪。当然，最有名的莫过于“鳌太线”，这条线路以山水形胜而出名，难度大、危险性高、风景绝胜，是它的魅力所在。在西塬垭口和太白梁山脊间穿行，穿过第四纪冰川遗迹最典型的区域——九层石海，层层岩石沿着山脊铺开，异常壮美。

